

司令爸爸许世友的“巴掌”

许世友是一位身经百战、具有传奇经历的将军。他戎马一生，在革命生涯中立下赫赫战功。在许世友女儿许桑园的眼中，司令爸爸治军治家严明，爱憎分明，粗中有细，既讲原则又重情义，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。

父亲的“铁砂掌”

在南京时我们住在山西路人和街十一号，这儿曾是日本使馆，院里有池塘和草坪。在家的兄弟姐妹不论大小，都是父亲许世友的童子兵，他是我们的司令爸爸。

草坪上有哨棍、钢鞭、朴刀、弓箭和吊在树上的沙袋。父亲教哥哥建军和弟弟援朝打沙袋、舞哨棍，教我少林拳，教大妹华山使钢鞭……

练武之后是洗漱。我最爱看父亲洗脸。他经常先“砂洗”，后水洗。房前有半缸砂，他用两只手朝里一戳，便将整个手掌都插入砂子中。开始，他动作很慢，先要运口气，然后“嘿”地一声将手插入。渐渐地，频率加快，情绪也亢奋起来，“嘿嘿”声便连成一串，缸里顿时翻涌起砂浪，那汗水便像小河一样顺着涨红的脸颊淌下来。

太惹人激动了。我们几个孩子围上去，也憋一口气朝砂子里戳下手。转眼间又“哎哟哟”地叫着纷纷缩回了手。父

亲手下那松软的一缸砂，在我们面前却突然坚硬起来，越插得猛越如碰壁一般狼狈。

父亲无声地笑了。他用食指轮次指点我们说：“吃鸡吃鱼又吃鸭，缺少一肚子青菜屎。你们活得太安逸了。安贫者能成事，嚼得菜根百事可做。你们吃香喝辣就是少了吃点苦哟。”说实话，父亲很有些出口成章的本事，可惜我们那时听不大懂，直到成人后才越想越明白。

在大海中学会游泳

一年夏天，我们来到北戴河，站在海边，聆听哗哗的海涛声，有一种撼人心魄的气势。潮湿的海风中，忽地响起刺耳的尖叫。我的父亲右手拎着已成半大小子的许建军，左手拎着上了小学的许援朝，大踏步朝着海浪迎去。他要教儿子游泳呢！

一切挣扎都是徒劳，建军和援朝叫得那叫一个惨！我们女孩子吓得心惊肉跳，紧追着父亲又时刻准备逃跑。刹那间，父亲追波踏浪冲入海中，他兴奋豪迈的笑声盖过海潮咆哮，淹没了两个儿子的呼号。他毫不费力地拎着他俩，大潮袭来时，便将他们浸入海水中，大潮退下时，便将他们拎出海水，一任他们呼号、喘息、咳嗽、呕吐……他就是这样教儿子学游泳。

许久，父亲终于把他的两个儿子拖出“苦海”，掷在沙滩上，不无得意地说：“喝几口水没关系，再有几次就学会游泳了。”

我的可怜的哥哥和弟弟，瘫在沙滩上悲惨地抽泣、喘息、呕吐。听到父亲的轻言笑语，建军喘得更欢，援朝却奋起一股反抗力量，爬起身，抓起两团湿沙，用尽毕生之力愤然掷出。父亲似乎早有准备，那么粗憨的身体，竟如狸猫一般灵活地跳到一边，闪过一击又一击。尔后，父亲竟热烈地投入大海的怀抱，往来驰骋，面对儿子在海水中直直地立起身来。直到我也学会游泳后，才知道那是踩水。

哥哥建军挨打

父亲教我们锻炼体魄，却绝不允许我们恃强凌弱。记得有次建军抢了同学一个皮球之类的玩具，被人家告上门来。那天，父亲阴沉着脸回到家，把我们叫到面前，用手指点着说道：“你们听着，我不到8岁就打人，知道为啥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我的妹妹华山最受父亲宠，她壮起胆子回话。

“好，我告诉你们。我第一次打人是打了家乡一个地主家的二少爷。为什么打他呢？”父亲眼皮一掀，一道灼人的目光突然扫向建军：“因为他欺侮穷孩子，抢了他的东西！”

许建军身体猛一抽缩，转身就跑，大喊一声：“妈，救命啊！”父亲轻易地把他按在大腿上，抡圆的巴掌重重地扇在他的屁股上。

“哎哟！饶命啊，饶命！”哥哥叫得比杀猪还凶。警卫班的战士们冲了进来，母亲也惊慌地张扬着双臂喊着：“拦住他，把建军抢过来！”

警卫班的战士都有几下拳脚，冲上去四五个制住父亲，夺过建军，却又不敢太无礼，夺过建军便慌忙松开他们的许司令。

父亲吼一声，顺手抢过一根短棍。母亲吓坏了，一推建军：“快跑哇！”建军像受惊的兔子似的钻到床底下，父亲提着棍子去拨拉，挥几下木棍够不着人。

父亲暴躁一番，终于放过了哥哥。我仍在心惊肉跳，想象哥哥的屁股一定被拍飞了，没肉了。可是，母亲给他脱下裤子检查时，肉一点儿没少，反而多了，还红红地闪着光。

“打一个就够了”

一天，我和华山逃学跑出去玩，被父亲知道了。

“过来！”父亲皱起眉头看看华山又看看我，我们怕死了却乖乖听话。父亲出手如闪电，突然把华山拎起来，凌空就是一巴掌，结结实实打在屁股上。

华山本能地叫起来。

我不逃不躲，老实在原地立正抽泣，马上就该轮到我要尝那巴掌的滋味了。然而，父亲似乎一怔，旋即放开手，斜着目光扫射我们。我哭着说：“爸，还没打我呢……”

“打一个就够了。”父亲宽宏大量地将那张八面威风的大巴掌挥过：“她是姐姐，所以打她！”

华山本已剩下低泣，闻声嘴巴一咧。哇！以新的势头惊心动魄地嚎起来。她可冤枉透了！

“爸，你弄错了。”我擦着泪说，“我是姐姐，华山是妹妹。”

父亲愣着喃喃自语，沮丧地叹口气说道：“乱弹琴，你怎么当的姐姐？你比妹妹还矮了两指头！”

吃晚饭时，华山只敢用半个屁股落座。父亲不无懊悔地伸出那只铁砂里练出的大巴掌仔细瞧，那巴掌的威力大约连他自己也估计不足。他说：“你们记住，我只上了几天学，是打火把走几里山路赶去识几个字。我想上学上不起，只能握牛鞭。你们有了这么好的条件，不好好学，反而逃学，天地不容啊！”

那以后，我们再没逃过学，父亲也再不抡巴掌了。

据《权延赤文集》许桑园/文 权延赤/编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）

左宗棠爱“摆谱”

史书评价左宗棠“喜为壮语惊众”“廉不言贫，勤不言劳”，同时称其“有霸才”，在日常中他也常有貌似“摆谱”的时候。咸丰六年（公元1856年）六月，胡林翼保举官吏，将左宗棠列为第一，左氏写信感谢，同时表示：“鄙人自念平生绝少官情，于浮名尤所不屑，所谓布衣躬耕，不求闻达！”

此时左宗棠44岁，才干“名在公卿间”，但比他大一岁的曾国藩早已是封疆大吏，相形之下，左氏仕途颇为黯淡，信中所言不可当真。果见他笔锋一转：“办贼（清廷对太平军的蔑称）非有大权不能，使我得以数千人当一路，不缺其饷，何尝不可有成？”——只要给他带兵大权，他就一定能成大事——这才是他的真心话。接着，他自我剖析：“无如出身太迟，资望不足充当世用，我之例不过交某人差遣而止，即真葛侯亦无可展布，何况假耶？”

左宗棠自诩“小诸葛”，他含蓄地道出了自身“劣势”，举人出身（三次会试落榜），不像曾国藩胡林翼那样进士出身，又都大权在握，按照当时的惯例，自己只会交给哪位官员差遣而已，如此，即便真诸葛亮也不会有所作为，更何况假的。他退而言之“与其抑郁而无所施，何若善刀而藏为愈”。看上去像在“摆谱”，实际上是顾虑自己不受重视，无法施展才干。

左宗棠“自负”是有名的，在与太平军作战中，他因战功逐渐成为封疆

大吏和楚军大帅，光绪七年（公元1881年）正月，清廷召左宗棠入京任职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。清朝惯例，官员要对上官行跪拜礼，京城衙门更是要求严格，左宗棠颇不以为然。清廷给他的“政治待遇”是“赐紫禁城骑马，使内侍二人扶掖上殿”。上班第一天，他“气喘汗流”，由王文韶等两名高官搀扶。据细心的王文韶观察，70岁的左宗棠“固不以筋力为礼，盖矜持亦居其半也”。

清廷对左宗棠格外开恩，常常同意他提前退朝。王文韶在光绪七年六月二十日的日记中记载：“是日天气甚热，跪至一刻余，季相（注：指左宗棠）惫不能支，恩谕先退，余与秋坪两人扶之始起，仍奉谕视其下殿阶，圣心始安。”

在京期间，左宗棠频繁请假。军机大臣无故不上朝，这在清朝历史上极为少见。左宗棠极力请求外任，同年十月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。

京城官员对左宗棠“摆谱”很有意见。光绪十年（公元1884年），左宗棠再入京为官时，依然我行我素，因此受到弹劾。原因是皇帝生日那天，大臣们在司仪官引导下排队拜寿，应在第一排拜寿的左宗棠竟然像啥事也没有似的，直接走出了乾清宫。礼部尚书延煦弹劾左宗棠“躬履尊严之地，绝无诚敬之心”。但清廷的处理却出乎大家所料，“以延煦语过当，诏革职留任”，左宗棠毫发无损。

据《廉政口望》李晓巧/文

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

中国精神 中国形象 中国文化 中国表达

勤劳人 吉祥人



中国网络电视台制 陕西卢基 王乃克作